

金 汉 主 编

世纪回眸与前瞻

中国小说学会
第五届学术年会（金华）论文集

第

5

届

学术年会

百花文艺出版社

PDG

世纪回眸与前瞻

中国小说学会
第五届学术年会（金华）论文集

金 汉 主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回眸与前瞻/金汉编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196-9

I. 世… II. 金… III. 小说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I207.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084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25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8.00 元

前 言

2000年5月29日至6月2日,中国小说学会第五届学术年会在浙江省金华市浙江师范大学邵逸夫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出席本届年会的有:中国文联副主席、新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著名作家冯骥才,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陈忠实,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叶文玲,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陈骏涛,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徐辉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靳润成教授,锦州师范学院院长秦秋田教授,金华市委副书记陈章凤同志,金华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昆忠同志,以及来自全国各省市高校、作家协会、媒体、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教授、作家、评论家120余人。

本届学术年会的中心议题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回眸与前瞻”。围绕这一中心议题,与会代表向会议提交了近60篇学术

论文,并在会议期间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陈骏涛先生特地为本届年会撰写了长篇论文《百年中国文学悖论的话题》并就这一话题在开幕式上作了专题学术报告。他认为,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贯穿着五个悖论:启蒙与救亡,负重与失重,个性与群体,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审视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他认为应当否定以往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采取在两端之间寻找契合点的“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以期在新的世纪创构中国文学的新局面。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雷达先生就当下小说评论和小说研究作了专题发言,他充分肯定了近20年小说评论和研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指出,正是小说评论和小说研究的蓬勃发展才有力地影响和推动了小说创作,沟通了作家、作品和读者的联系。小说批评与小说研究已成为一种有独立价值的艺术科学。与此同时,雷达不无忧虑地指出,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消费化和大众化的汹涌情势下,小说评论和小说研究也遭遇了新的复杂情状:批评的市场化、新闻化、事件化、传媒化对小说批评的困扰,以文化批评遮蔽小说批评现象的普遍存在,纯文学批评的日趋萎缩等等。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严肃对待。

会议收到的近60篇论文,以研究范畴和批评对象来划分,大体涉及到5个方面:小说本体论,小说思潮论,女性小说论,小说作家作品论,科幻、网络小说及21世纪小说前瞻。本论文集即据此编为五辑。

辑入小说本体论部分的文章,都是探讨和研究小说作为一种特定文体的本质属性、流变、意义和价值的。如张清华教授的《民间理念的流变与当代小说的三种民间形态》,就从二十年来当代小说越来越“回到民间”的显在事实,集中论述了小说的

“民间化”本质属性。他认为,小说有千百种文本和技术层面上的变化,但最根本之点就是回到民间,“回到民间,便是回到了它的本位,回到了‘小说’的本来状态;也只有回到民间,小说才能够成为具有其原始与古老‘根性’的艺术,……成为可以表达平民百姓的立场和思想的、可以表达真正意义上的‘真实’、‘现实’的艺术,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和附庸。”李运抃教授的《当代小说政治意识论》则要言不繁地论述了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在回顾了小说与政治关系的演变之后,指出:“政治意识如何,固然只是小说内涵、小说思想的一种因素构成,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种艺术标志。如果说缺乏思想震撼力的艺术是苍白的艺术,那么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缺乏政治意识的成熟与深刻,则往往也是一大不足。”收入本辑的其它论文,如高松年研究员的《叙事嬗变与观念侵入》、张东焱教授的《论中国九十年代小说中的反讽》、王拥军硕士的《“我”是谁——从叙述人看新生代小说的意义》等文章,看上去有的只是对某种小说创作现象甚至只是对某部具体作品的评论,但他们都是从小说叙述学、叙事学、语义学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具体小说作品或小说创作现象的叙述者、叙事态度、策略以及语义学的分析,来完成其对小说本质属性的研究和探讨的。

辑入本书第二部分的文章,都是对当代小说创作现象、倾向和思潮的研究。如杨剑龙教授的《论新时期文化思潮与文学创作》,集中论述了文化思潮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青年新锐批评家施战军教授的《先锋写作:方位调整与精神新生》以相当简约概括的文字,梳理了近十几年来中国先锋派作家群及其先锋写作虽然迂回曲折却始终攀缘上升并最终在不断的方位调整中获得精神新生的历史进程。朱水涌教授的《论九十年代的家族小

说》，则在全面研读了九十年代中国家族小说之后，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家族小说作为能向人们提供“非史学的眼光”、“非历史的历史”、“审美化情感化的人的历史”的一种“更富于想像力和个体体验性的叙事方式”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东海诗人李松岳以《道德激情与艺术品位的双重失落》为题，评析了九十年代以来备受主流意识青睐和嘉许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又称“现实主义冲击波”）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双重缺失，并进而深入探讨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本质以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长期困扰作家也困扰读者的理论问题。文学博士王素霞以《尖叫着飞翔》来描述当代文坛的“七十年代人”现象。周景雷教授的《从鸳鸯蝴蝶派到当代通俗小说》是谈论当代通俗小说的再次流行的。对文学现象、倾向和思潮的研究属于文学的整体性研究范畴，正如韦勒克《文学理论》一书论及“透视主义”的方法论时所说的，一是要综合历史地把握文学史，一是要整体地把握变化中的文学。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也说过：任何一件艺术品都不是孤立的，我们的任务“在于找出艺术品所从属的，并且能解释艺术品的总体”。把一件件看上去似乎孤立的艺术品，按其本来的归属放到一定的文学时代、文学思潮和美学规范体系中考察，能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该艺术品的价值。

辑入本书第三部分的文章，都是论述当下女性小说和女性写作的。讨论“另类”、“新人类”女作家的小说曾是本届年会的一大热门话题。女性文学、女性写作以及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批评，一直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内容。如果说80年代的女性文学还较多地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女性文学、女性写作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从争取社会的、政治的、生存权利进入到争取生命的、性的自主权利。毕光明教授的

短文《女性文学：人性表现的陷阱》就不无担忧地发现了女性写作这种向度转换所带来的多重后果。他指出：90年代以来，性在文学中不加掩饰的出场，已成为世纪末的一道文化风景。“性讲述”已成为新时期文学变革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当中，女性成为极为活跃的主体，而且，她不再只是被讲述，已成为讲述者。女性的私人写作，已成为性讲述的代名词。这种性讲述发展到90年代后期，终于演变成年轻女性的“身体写作”。它“毫无顾忌地讲述女性的欲望，毫无遮饰地描写女性欲望的实现形式”。比如某“新人类”女作家，“就把女性欲望实现的渴求抒发到非理性的疯狂”程度，“为了体验肉身欢乐的极限，赢取一己生命欲望实现的最大值，不惜狂乱地践踏人类两性情爱关系中的纽带——义”。文章最后说，“假如是这样的话，女性文学向人性纵深地带的拓进，掘出的也许是一口陷阱”。杜霞女士的《青春·游戏·不能承受之轻》和季爱娟女士的《游戏里的诗情守望》都是论述女性小说文本中共同存在的“游戏”笔法的。“20世纪90年代是个人性日益彰显的时代。感应着特定的时代风气，‘游戏’作为一种生存状态被文学文本所吸纳，……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玩儿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文学与流行话语联手共谋，将一批‘游戏’的共位话语引入公共领域，宣告着一个‘游戏’时代的不可阻挡的到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化氛围中，姜丰、王蕤、缪永、赵波等一批文坛最年轻的女作家闪亮登场。在她们的作品中，“我们即看到了青春在游戏中自由地挥洒，也感受到了游戏的青春所不可承受的轻飘。”（杜霞）季爱娟则从女性小说表达方式有所突破的角度指出：女性作家这种以游戏方式操练的小说，“颠覆了既往男性话语所指定的女性小说文本样态，为女性小说的多元化发展表

明了另一种向度。透过‘游戏’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小说丰富的诗性内涵和神圣的目的意义。”罗雪松女士的论文《丁玲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立场变化轨迹》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上,全面梳理了丁玲的创作道路,归纳出了丁玲小说的女性意识从觉醒、膨胀到淡出、萎缩,最终走向模糊、消失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丁玲文化立场的变化是很有代表性和涵盖力的,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特别是前80年)中国女性小说发展的大致轮廓及其变化的深层原因。

本届年会收到的最多的还是对单个作家、单篇(部)作品的评论文章,其涉及面之广,评论视角、方法之多样,是难以一一介绍的。这里有对当下正在红火的作家作品的即时性评论,如吴义勤教授对先锋派长篇小说《城与市》(刘恪)的评论,资深女评论家盛英研究员对《大浴女》(铁凝)的评论,詹发民对《黄金时代》(王小波)的评论,乔美丽副教授对公安题材小说《软弱》的评论以及李洪华对余华小说的评论,李中平对王朔小说的评论等。也有对80年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的研究,如梁彦玲女士对张贤亮小说的研究,董建雄对汪曾祺小说的研究。需要特别提出来说明的是,本届年会除了收到大量当代小说的研究论文外,还收到了一些现代、近代甚至域外华文小说的研究论文,如周景雷对鸳鸯蝴蝶派与当代通俗小说的比较研究,郑欢欢硕士对周氏兄弟小说的研究,汪亚明副教授对茅盾小说的研究,罗雪松对丁玲小说的研究,钟俊昆、刘伟古对张爱玲小说的研究,平慧源教授对马来西亚华文微型小说的研究等。这些论文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的出现并收入本论文集,却表明着中国小说学会不是一个只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学会,作为中国小说研究的学术性团体,它的研究范畴应该是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当

代甚至海外华文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小说。

收入本书最后一辑的只有4篇论文。一篇是郑军先生的《中国科幻文学百年历程》，可以说是一部缩写了的中国科幻文学史。全文较长，编入时我们做了删节。科幻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中国却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事实上中国的科幻小说已经顽强地生存了一个世纪。作者出于一种对科幻文学的执著热爱和对历史的负责精神，坚苦卓绝，搜集披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终于从一个几乎被国人遗忘的历史角落里，建构起这篇中国科幻文学百年。本辑中的另外三篇文章都是预测和展望21世纪小说的。李治邦先生论述的是网络文学对21世纪小说的影响和冲击，张立国教授与高骥先生合写的《21世纪小说真的会走向消亡吗？》，是针对本届小说年会上有人发言说：“小说是印刷术的产物，当影视网络出现后，人类会选择影视艺术而抛弃小说，21世纪必然是小说走向消亡的世纪，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写的反驳性文章。作者从人们的（阅读）现实是无情的，高科技无法取代一切，文本的不可取代性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反驳。王金山先生则以《春风必度玉门关》为题，展望了21世纪小说的美好前景。

在浏览了本届年会收到的所有论文之后，一个令人十分兴奋的印象和感受是：本届年会收到的论文，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不仅表明了学术界对中国小说创作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极大关注和热心，也表明了学术界同仁对小说学会和本届年会的倾情支持。在这里我代表中国小说学会和本届年会向所有出席本届年会并为会议撰写论文的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深深的敬意。但是，在这里，在这篇冗长的“前言”行将结束

的时候,我仍然不得不向同仁们说一声抱歉:由于字数的限制,篇幅的限制,说白了,是经济的限制,这部论文集只能收录全部论文的2/3。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别无选择。拿掉谁的?首先拿掉那些理解我,爱我,知道我的难处的故交好友的;其次拿掉那些著名学者、教授的,拿掉了不致对他产生什么影响的。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

金 汉

2001年3月18日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目 录

前 言	金 汉(1)
百年中国文学悖论的话题	陈骏涛(1)
——在中国小说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	
民间理念的流变与当代小说的三种民间形态	张清华(21)
——当代小说变革览略之一	
当代小说表述的困顿与哲学启迪的误区	陈平辉(48)
当代小说政治意识论	李运抃(58)
——兼论小说与政治的相互关系	
叙事嬗变与观念侵入	高松年(68)
“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	藏 策(78)
“我”是谁	王拥军(87)
——从叙述人看新生代小说的意义	
论中国九十年代小说中的反讽	张东焱(98)
论新时期文化思潮与文学创作	杨剑龙(109)

先锋写作:方位调整与精神新生	施战军(126)
论九十年代的家族小说	朱水涌(134)
小说,请别拒绝崇高	王 科(154)
——20 世纪末小说现象研究之二	
当代文学的反儒之锁	陈建光(162)
世纪末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缺失	庞守英(176)
道德激情与艺术品位的双重失落	李松岳(193)
——评“新现实主义”小说	
尖叫着飞翔	王素霞(210)
——对“七十年代人”现象的一种描述	
从鸳鸯蝴蝶派到当代通俗小说	周景雷(222)
——兼论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回潮现象	
女性文学:人性表现的陷阱	毕光明(231)
青春·游戏·不能承受之轻	杜 霞(235)
——对“七十年代”出生女作家的解读	
游戏里的诗情守望	季爱娟(247)
——转型期女性小说游戏笔法探微	
我对近年几部女性长篇小说的发言	谭 湘(258)
丁玲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立场变化轨迹	罗雪松(263)
无限性的文本	吴义勤(276)
——关于《城与市》	
对人性断裂的深度探测	盛 英(291)
——读铁凝长篇小说《大浴女》	
悲凉与反叛	李洪华(297)

——试论余华小说中的鲁迅传统	
市民社会的“狂欢”与“语言的杂多”	李中平(306)
——论历史转型期的王朔小说	
在苦难与阳光之间	梁彦玲(326)
以仁爱情怀看俗世人生	董建雄(333)
——论原始儒家思想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	
寂寞之旅	詹发民(342)
——《黄金时代》的四个命题	
《软弱》	乔美丽(357)
——公安题材小说中的一个变音	
论茅盾小说中的人性深度	汪亚明(362)
童年记忆的艺术再现	郑欢欢(373)
——周氏兄弟、任氏兄弟创作现象分析	
无爱的人间 荒凉的世界	钟俊昆 刘侏古(382)
——张爱玲小说中的亲情基调分析	
别样的小说	平慧源(397)
中国科幻文学百年历程	郑 军(403)
网络文学对 21 世纪小说的影响和冲击	李治邦(420)
21 世纪小说真的会走向消亡吗?	张立国 高 骐(426)
春风必度玉门关	王金山(434)
——21 世纪小说展望	

百年中国文学悖论的话题

——在中国小说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

陈骏涛

这次小说年会的中心议题是“百年小说的回顾和前瞻”。我想我的发言应该与“百年”这个议题相切。从去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百年中国文学”的话题，这里我想仅就我的思考所得，从宏观上提出几个问题，不限于小说领域，而扩及文学乃至文化领域，当然都是浮光掠影的，问题也未必抓得准，不知道能不能对拓宽我们讨论的视野起那么一点作用？

我所涉及的是有关百年中国文学悖论的五个话题，这五个话题是：启蒙和救亡；负重和失重；个性和群体；传统和现代；全球化和本土化。

在正式进入这五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说明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考察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时，常常会碰到一些悖论式的命题，对待这些悖论式的命题，比较省事的办法是采取倡扬一端而排斥另一端的做法，对问题做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判断，思维呈二元对立的状态。我个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思维也陷入这样的状态中，总想在两端中选择一端——所谓正确的一端。后来我认识到，二元对立的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在丰富复杂的

客观事物面前是远远不够用的,而且很容易使我们误入歧途。必需对这种思维状态进行整合,在此端和彼端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走出线性思维的怪圈!去年我发表的《关于女性写作悖论的话题》^①就运用了这样的思想。我今天的发言也想尝试用这样的思想,对 20 世纪的文学悖论进行考察。

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理念呢?我不知道。关于文化相对主义,李泽厚先生曾明确表示过不同的意见,他说他“不同意文化相对主义,但赞成多元化”。^②但也有人推崇文化相对主义,如岳黛云教授,她在《文化相对主义与跨文化文学研究》一文中曾引用过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要理论家赫斯科维奇的如下观点:“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岳教授说:“这就不仅强调了不同文化各自的价值,同时也强调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处。”^③这里指的是不同的文化之间,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延伸到不同的观念之间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我想用这样一种观点、这样一种方法来考察中国百年文学的悖论时,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维状态中解脱出来呢?

一 启蒙和救亡

这对悖论一直存在于 20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中,它甚至也延伸到了 20 世纪后半期。命题首先是由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他在 1986 年写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

阐述了如下的观点：从近代以来，在中国始终存在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主题，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有时候是启蒙的主题占上风，或启蒙的主题与救亡的主题并行不悖，如“五四”时期；有时候是救亡的主题占上风，如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然后是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好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上贡献出自己，并且长期是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在如此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④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来就密不可分，因此文学的状况与整个文化的状况大致相近。

我们来看看“五四”之前的文学改良派梁启超的文学主张和“五四”时期陈独秀、鲁迅的文学主张，在以文学作为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这一点上，是并没有什么区别的。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⑤陈独秀说：“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⑥鲁迅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必须改良这人生。”⑦这些主张都没有脱离启蒙主义的范畴。但是到了2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历史的中心任务从启蒙向救亡的转移，代表着主流的新文学也开始由文化批判转向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自此，不